

高太史鳧藻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
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健而委
蕭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
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



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
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
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
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
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

必追琢締繪學為如是之言乎其所以
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
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
之弊制誥典冊之文一尚淳朴當時

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
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啓姑
蘇人自少警敏力學弱冠即以詩文
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淞右屢以禮
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

自娛樂洪武初以建臣薦與脩先史
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命教授諸
王久之拜戶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
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
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沒于京師年

甫三十九其詩有主焉集有婁江吟
藁有姑蘇襍詠皆已久傳于世四方
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
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
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鳧藻集凡

五卷因取而讀之其味宏精而深辭
達而暢有溫純無則之風而不流於
踈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
僻該洽而非纖緝明白而非淺述不
粉飾而華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

著書由其理明氣昌不夫其工而自
無不工也讀之不覺解手自是其集
留予所著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御
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論及
先生之詩而志以未見其文為慊予

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
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
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
幸而尚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
乃屬司訓張素略加校正命長洲縣

丞郢所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為
之序嗟乎方張士誠據浙右時士大
夫之欲苟且貴富者莫不從仕以就
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
文自娛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為何

如哉觀於是集後可知矣序而傳之
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
文有無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
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所增損
也

正統九年六月望日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雙崖

周忱序

高太史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官祭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齋大羹元酒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嫌為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

體讀之疊。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兼美張士誠有
浙右時群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
輩以詩自豪及見啓為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
聽故與饒如授左契之交者若王彞揚基杜寅張憲
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瞻才爽有邁
有文談辯華給憫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
之明興以其臣薦借謝徽等聞於

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久
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

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

遊青丘甫里之墟始

號槎軒又號青丘子

不少衰矣居幾何忽從

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
延見王彞輩啓嘗會于京尤禮遇之不得已亦廁為
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蹇連以沒年甫
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入曹劉李杜之壇奚
止此哉其詩類彙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
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羨
必不泯焉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
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隴西李志光書

高太史鳧藻集卷之一

論

威愛論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或以愛誠有以結於人者則趨事赴功有不期然而然何以威為哉予曰不然此御軍之要也蓋愛勝則姑息威勝則嚴明胤侯知其然故於誓師之際深警之若此彼其恐懼而用命也嗚呼以仲康之賢討義和之沉亂其必濟可知矣然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而况

後學周玄編



後世之衆人欲從事之強敵者哉夫三代之兵也出於民居則習其政教而知義出則聞其節制而知法皆有尊君死上之心赴公戰如執私仇者抑且有所謂孛戮之刑弗勗之戒焉近世之聚而為兵者非田野之惰夫則鄉里之惡少亡命行剽推埋鼓鑄之流也政教不習而節制不聞苟無威以臨之則其桀傲狠戾恃口自肆者可勝道哉今之人家有驕子非其子之性驕也愛之而致其驕也教之而不從役之而不動於是有恃逆干犯之患矣若小過則訓之大過則杖之子其有驕乎將之御三軍者固無異於是然

之於三軍又非若父子之有天性之親而不可一日離者則愛之其可過於處乎况戰者所以驅之於死也好生惡死人之至情非得尊君死上之人則視白刃之交於前流矢之集於左其不震懼辟易顛倒而奔走者幾希矣故兵法曰畏敵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敵何以使其能畏我也殺之者而已矣蓋非嗜殺而自殘也恐其畏敵而先後敵或乘而覆之是舉軍而棄之於敵其自殘不已多乎故愛其子者賊其子殺其軍者全其軍設使兩軍勇怯相若一樂其將之寬一畏其將之嚴卒然遇於原野之間接桴鼓之

則嚴者莫不奮戈而爭前而寬者或有一二遁矣何則彼恃愛之而不殺也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且立威者非欲其若揚素之求人過而殺之也亦曰今之嚴為罰之果不為煦也姑息之計耳古之豪傑所以能使士卒畏之若鬼神之不可犯納之於死而不避投之於險而無所辭百戰百勝功立於當時而名存於後世者用此道也或又曰然則威何以無愛矣乎曰何可以無愛也專愛則施則息專威則息則怒則怨則怒則與息其敗一也故愛而恐其至於怠也則攝之以威而作其氣威而恐其至於怨也則濟之以愛而收其心愛非威息不加威非愛勢不固威愛之道所以兼施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雖然豈特為將之事哉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矣

四臣論

古之所以能國者有四臣焉何謂四臣曰社稷之臣腹心之臣諫諍之臣執法之臣也何謂社稷之臣忠蓋享於上下威望加於內外敵國聞之而不敢謀奸究畏之而不敢發正色立朝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若漢汲黯吳張昭唐郭子儀是也何謂腹心之臣識

足以達天下之機畧足以濟天下之業從容帷幄謀
成而群臣不知計定而將軍不聞若漢良平魏荀彧
秦王猛是也何謂諫諍之臣匡君之非而納君於善
不阿順以取容不迎合以求悅正言不迴觸犯忌諱
雷霆發於上而不驚鼎鑊具於前而不顧若唐魏徵
褚遂良張九齡是也何謂執法之臣直道而行不憚
摧貴逢奸必舉遇惡必擊使豺狼狐狸屏息而不敢
動若漢王章蓋寬饒唐宋璟是也蓋社稷之臣以忠
腹心之臣以智諫諍之臣以直執法之臣以剛此四
臣者國之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夫以匹夫之取友尚

有能死義者能忠謀者能責善者能禦侮者而况於
國君子而况於天子乎故國無社稷之臣則無以抗
大難無腹心之臣則無以與大功無諫諍之臣則無
以與格大過無執法之臣則無以除大奸無與抗大
難必危無與圖大功必敗無與格大過必昏無與除
大奸必弱故古之興者未嘗無四臣而亡者未嘗有
四臣也嗚呼四臣者豈真不易得耶君無優養作起
之術爾故所以待社稷之臣者當尊以禮高爵而重
祿之使危言不能中細故不能踈則彼必以社稷之
憂為己憂社稷之辱為己辱毅然以身徇節而不變

而大難可抗矣待腹心之臣者當推以誠畧去苛禮
示之坦然食則同噐坐則從席所言無不用而欲無
不與則彼必竭思慮之精效勝負之計而大功可圖
矣待諫諍之臣者則當納以寬九有所論奏停輿以
受之賜帛以旌之雖激切不怒雖指斥不罪則彼必
務盡直心政事之關日聞聰明之道益廣而大過可
格矣待執法之臣當假以威不以私愛撓其權不以
譴辱挫其氣使強者不敢傷諛者不敢毀則彼必竦
踴風生刺舉無避以尊朝廷之勢而奸可除矣若或
棄忠而擅智惡直而害剛平居而上唱下和相聚自

人變然而不知機去而不察政失而不聞威削而
情及一旦臨變茫然而無所救豈不可哀也哉詩曰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予恐後世之君無四臣而致
其敗也

記

遊天平山記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灑氣澄肅予與
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
指天平山而遊焉山平坡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
舟就輿經千步溪谷幽邃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

作冷上琴筑戲予欣然停與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
謁魏公祠慈遠公祠然後由其麓祖杖上山多怪
石若卧若立若折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
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泓舉瓢酌嘗
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
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
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
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八皆石穴空洞廣石
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其
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矯迹幽勝登者

者或者嘯者憊而喘者怨而吡者怡然若有樂者
然俛仰感慨若有恙者雖所遇不同然莫不皆有得
也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
之力亦益以備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
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乎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
見山之雲浮上天之風颺太湖之水渺乎其悠上
予遊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
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
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嗒呀鳥獸鳴
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

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惟怯類歟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家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于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為記

生白室記

莊周氏之言曰瞻彼閔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耳目

去心意而任夫性則道集至虛之宅而純白生焉西
明陳君德明悅其說乃以生白名所寓之室介友人
求予記之予嘗讀周之書觀是說者雖仲尼所以告
顏子蓋寓言耳其義雖美然未能盡合乎聖人也陳
君豈將學者邪周之道蓋欲放心自得之場以與物
實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君今筮仕 昌朝出養宥府
簡牘填委寔待剗裁而日欲無所視耳欲無所聽而
心欲無所思能乎不能也君既不能為之則吾亦不
能言之矣請言其可能者以記君室可乎夫心之體
本虛有不虛者物之窒也物非能窒之也誘於物而

為之累也故聖人教人目不能使無視能勿視於邪
耳不能使無聽能勿聽於淫心不能使無思能勿思
於妄而已爾苟三者之用皆出於理而不私則雖日
與物接其外蔽交而中之虛自若也吾虛既存然後
光明洞徹昭然而不昧者發焉燭至幽而不遺察至
隱而能著此則明而誠上則明之道也又豈務於虛
寂而無為於世者之事哉君好學善辯嘗燕休是室
之中尚能虛心而觀以審其取舍之幾也夫

蜀山書舍記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

吳興以書抵予曰平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
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
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之將於是卒業焉予幸為
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
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璫之於
步豆藎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
權衡之於用几席棲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
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於宗廟朝廷持
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
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

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阻之區絕紛囂之後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具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幻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未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難第穢於榛蕪殘壞於塵俛上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幻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幻文之請亦日以自厲焉

清言室記

常應物詩有曰清言始道心名友張君讀之有所契目撥句首二字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室在寢門之內戶庭密深帷案潔素蓋將於此縱玄虛之談息世俗之論者也予惟昔魏之喪士大夫有擅聲勢之強溺酣淫之樂而唱為清談假以自高者其流至於西晉卒亡人國論者至今咎之張君豈蹈其轍哉夫君子之觀入其道雖殊必先於其言非以其發於心志之微而善惡有不可掩者夫故靜者其言簡躁者其言繁汙者其言卑達者其言遠理必然也張君

嘗學道且究於醫得養生之理而納清虛殿
華腴而嗜淡泊事物之末能為其累者寡矣邪穢之
念不萌于心故煩濁之語不出于口內外一致非若
昔人之矯為也豈不足尚乎然言不可以自述也必
有問答者焉張君室中兩與揮塵而相對者其誰哉
予聞此邦多異人道路塵埃中如魏伯陽許長史之
倫安知不往來其間邪張君儻識之延於是室分撥
木榻為中夜之談予得執燭隅坐以聽之豈不幸哉
雖然猶未忘於言也有道者之教人默焉而意已傳
予雖凡陋能使預聞不言之妙乎

煮石山房記

昔者先王教民稼穡而使之粒食又命火官別五木
順四時改火以利烹飪之用而後民有以養其生而
無大札之患五谷之美萬世寶之雖有芻豢之豐不
敢使勝其氣所以為民之天而不能一日無焉後世
神仙之說興方士始導人以絕粒之術求草木鍊金
石而餌之謂可以去重滓而來清虛却衰老而致輕
舉余嘗怪而疑之然獨念滋味人之大欲也自宴享
飲食之禮廢而人之奉養無節割鮮炙肥極海陸之
珍以相侈而壽考之數於一食倍百年於一獻外則困

衆人之力內則傷其體之知事至於廢其家國而喪
其身與夫不甘粗糲蓬蓬其糲輕身危辱以營口腹
之嗜者皆性上而是也而方士居窮岩絕谷之中禁
斥甘腴噴粗糲之物卒歲而不厭亦難能之士哉余
華葉山今實樂吳城南題其室曰煮石山房嘗與子
過之指山而告曰是吾園也苟不壞則無憂矣
能以文記吾居當授子是術焉余方有棲於世未能
從山人以學則雖有書未足以知山人服食之妙也
故獨以所感於世者書之使或有因余言而少警者
去淫靡而樂澹泊亦豈非山人之志哉

靜者居記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
之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
深廡戶虛寂落然無置器設客顧而歎曰美哉居乎使
張君不動動於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
余謂客曰子何言之矣耶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
長林之下干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
而利祿之念不忘於心窮約之憂每拂乎慮雖夷然
而行塊然而坐顛倒攪攘無異奔騫於埃壙者子謂
其果靜乎又有人焉遊於邑都宅於市里鄰有歌呼

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倦乎應答身勞於將迎其居
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出處之誼雖逐上焉群於
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
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于謂其果非靜者
乎蓋靜也係於人不係於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
是居之靜無與於人人之靜亦無待於居也雖然亦
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曰居天下之
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於安
重而不遷淵觀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
君之志蓋在於是而假以名其室予豈未之思乎容

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所
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
愚所及則願學之焉子之言備矣豈不足記吾居哉
請書之顧余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
君而從事焉

夢松軒記

昔馬璘嘗讀史見其祖獲之功烈曰自感奮不忍使
墜于地卒為名將繼美於前人矣近代卿相之後有
不數傳其譜牒尚明家乘猶在而子孫已失其業甚
者目接其光輝身承其教訓續絜未久而棄衣官之

華趨沽販之賤不自知耻以玷厥祖者往亡而是也
璘乃能遐追遠慕繩其武於數十世之上可謂有志
之士哉余友丁君志剛讀史書見其先有夢松生腹
而為公者目題所居軒曰夢松以識追慕之意間屬
余記之余謂君今舉公幾世矣非有光輝教訓身承
而目接也亦非譜牒之可尋家傳之可續也乃欲遠
繩其武亦可謂有志之士而無愧於璘者矣然君知
公之夢松而亦知公之所以夢松者乎蓋公負挺特
之才抱堅貞之操其德有象乎松而將為岩廊之用
也故神靈感會鬱鬱然之姿見於寢寐之間是非自有

斯夢之祥而能致為公之貴蓋有為公之器而能
斯夢之祥也若輕詭譎邪之徒而欲據公鼎之重者
則其合睫之際松未生於腹上而蠅已集於鼻端矣
君今好學而脩盤礴田野苟能慶是軒之中朝夕自
厲以思紹公之德則吉慶之來有特而其九重之士
亦有微夢而相求者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安晚堂記

余在

京師同里朱君炳文以郡薦就試春官既雋而將歸
過余請曰天賚吾家使二親康強具存嘗築堂奉之

寬閒靜深可以燕娛欲吾親之優游於是也目題曰安晚顧子為我語之余惟孝子之安其親宜無時而不然何獨於其老或蓋人朝而出晝而馳夕則宜息焉少而進壯而行老則宜休焉故凡居子桑榆之時筋力已憊而猶勤動勞驚不使寧佚以享其餘年者非理之所宜也傳曰老者安之然則孝子之於親雖無時不欲其安至於老也豈不尤所當盡心哉若夫安之亦有道矣奉觴調膳甘滑滫瀡以薦之親之口安矣而物有以拂其志則非所謂能安也縣衾篋枕席痾抑橫以事之親之體安矣而行有以

樂其心則非所謂能安也必也居而備養出而事於若皆盡其道無一足以貽親之憂則善矣不務於是而惟以口體之養為安豈未知其本哉余向居吳時嘗獲拜炳文之嚴君年六十餘而氣貌充充然固知其安之有素矣况逢

今天子既定四海推大孝之心欲使天下之老者皆安炳文又以才進將得祿而為養其親有不安者乎吾又聞安則靜則難衰難衰則壽可必矣今炳文能安其親將見蒼顏白髮安於堂之上者其樂未易艾也請記諸壁以俟

京師四方之所走集居人櫛比而廬不隙尺地求遐
曠之適無有也吳陵劉雨僑於東城之隅扁其室曰
水雲居嘗請余為之記余問過其居而異之曰子之
居前闌闐而後營衛固紛囂塵空之區也惡觀夫水
與雲哉雨曰吾少家江海之上嘗觀夫洪波東馳浮
雲飛揚吾則拏舟以娛派泗瀾逐流景與之俯仰而
上下心甚樂焉今雖幸處

轂下顧以無材不能備世用欲歸還鄉復役二物者
遊而未得也故名吾室以志之先此何疑焉余聞而
愈異之回告之曰夫雲之與水

所宜從也

子見其滔上於江湖悠上於寥廓若無事然謂與已
適相類也欲狎而與之遊然不知舒布覆被而雨四
海者雲也奔走放注而灑千里者水也被皆有澤物
之勞焉子乃以無事求之吾恐水遠遊而雲高飛皆
將去子而不顧尚得而與之遊乎子今遭逢明時出
門即朝廷之上其勢易達也當奮揚其光英涵泳其
德性進用於世使所施有及於人則二物者皆即在
子之身無所往而不與之俱又何求於渺漫杳靄之
鄉乎雨瞿然謝曰先生命我矣遂書留其壁間以為記

槎軒記

槎浮木也余嘗客松江之上濱江之木當秋為大風
所摧折者隨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
遊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
或退東西旅寓所至輒扁于室今年春自城南徙夏
候里第復以揭于南軒客有過而疑者乃謂之曰子
不觀夫槎乎衆槎之流同寄於水也而洄薄蕩汨或
淪於泥沙或棲於洲渚或為漁樵之所薪或為蟲蠹
之所蠹或乘洪濤東入於海茫茫浩汗莫得知其所
極而亦有一槎焉或墊或浮或泛或止方此倏彼而
不可期者水實使之也然槎雖寄於水而無求於水

水雖能使槎而無意於槎其漂然而行泊然而滯隨
所遭水之勢爾水蓋未嘗有愛惡於槎一亦不知有
德怨於水也人之生而繫命于天者亦何異是哉夫
林上而立者皆人也而有貴為王公有賤為輿隸有
富有千鎊者不能飽一簞亦有一人之身而始困
終亨前與後亦變遷無常而轉輟不齊者非天孰使
之然天雖使之而豈有意哉磅礴細縕厚薄隨其所
得與人漠然而人自不能違爾世之不安乎天者乃
疲智力以營所欲悲夫喜得而卒不知得失之不在
己也非惑歟此余所以有感於槎而取以名軒也且

子又不觀夫水與天乎其奔湧也隨地形而成其旋
運乘氣機而動二者猶不能自任而況槩與人乎若
余天地間一樣也其行其止徃者既知之矣來者吾
何所計哉亦安乎天而已矣顧吾槩方止幸不為薪
且蠹則是軒者其淪棲之地乎既對客遂書于壁以
自厲洪武六年秋九月青丘退史記

遊靈巖記

吳城東無山唯西為有山其峯聯嶺屬紛々靡々或
起或伏而靈巖居其間技奇捷秀若不肯與衆峯列
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

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以休也由亭而稍上有
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
夫差宴遊之遺蹟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榻
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峯曰抱翠有
閣以瞰具區之波曰空虛明動盪用號奇觀蓋專
此邦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嗚吳人遊此
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闕勝莫可蒐剔如辭予之陋者
今年春從淮南行省然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其客十
人復來遊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奧則石
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蹙倚杉檜為之拂舞幽顯

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遁然後知於此山
為始識於今而素昧於昔也夫山之異於衆者尚能
待人而自見而况人之異於衆者哉公顧瞻有得回
命客皆賦詩而屬啓為之記啓謂天於詭竒之地不
多設人於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
入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遊觀之樂也今靈巖為
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
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啓之陋而亦與
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啓為客最幼然敢執筆而不
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紘諸學

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台詹參豫章陳增吳郡
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素軒記

魯丹桓宮楹而春秋譏之夫以諸侯過飾其宗廟聖
人猶見非於禮制之不可踰如是也後世習俗奢僭
波頹風靡能循乎禮者寡矣浮屠之法又為世所崇
故徃上大為其宮飾以金銀塗以彤碧輪奐絢爛以
事其所謂莊嚴者論者未嘗非之虔者亦不自疑蓋
可歎也沿上人居吳之靈鷲院澹泊清苦持其律甚
謹嘗

召赴

京而還治室於舍之西偏簡朴粗完無彩繪之飾椽
桷壁牖悉塗以堊問之則曰吾非不能為彼也誠以
安居而食於人得此亦是矣尚敢有加哉因自題曰
素軒而求余記之上人可謂善居室者矣有自足之
心無踰禮之弊是皆可書則為之記也寔宜乃進而
告之曰夫雕鏤琢刻不如璞玉之渾堅烹飪調和不
如大羹之和美文章詞令之工威儀容觀之盛不如
忠信之足貴則彼知輪奐絢爛者固不如茲軒之朴素
也然吾聞說者曰素者質也白也質則實而不華白
者純而不雜既實且純道之體具矣則素其軒孰若

其行素其行又孰若素其
則可以盡名軒之義矣余以
遊故以是告之且并以所感者
其徒病也夫

歸養志記

稽岳王常宗父文行高峻嘗以布衣召修元史議
論制作稱執筆之任焉書成上進同館之士咸得
賜金幣邊環有欲薦入禁林者常宗辭曰吾非不欲
仕也顧母老不樂去其鄉旁又無他子以養吾可番
此而使吾母父西望予吾亟歸爾乃歸得
於祈川

之郭有花竹池沼之勝中一堂寬闊... 常宗則奉太夫人以居旦輒冠帶... 取聖賢之書詠歌於其側家雖貧... 怡愉如也嘗名其堂曰歸養使來... 曰異哉常宗之名斯堂乎吾聞為... 聞舍仕而歸養者也及親之康... 奉身而還駟車洋日光耀閭里... 則所謂養者豈若今而... 也古之為養而仕者... 不舎仕而養者以受命... 王車之塵蓋也且官...

之膏米及菽水之奉猶具豈輕遠其親哉... 欲登踐華顯以為親... 貽親之思也若夫身資能... 者也親老而當衰者心之... 而去以待不可必之養是得為智者乎... 常宗之歸養亦無所不可矣然則堂何以... 樂也蓋養... 常宗之志歸則... 朝廷之賜蒙... 上... 而為親... 樂孰甚焉... 以示... 不忘忠孝之義... 而子何疑乎言已常宗又以書... 來... 遂論... 夫... 且夕東遊... 堂... 拜太夫人於...

賢友之志尚當勉之以為壽也

春水軒記

余寓野之居有軒焉其左右皆忽田今年春淫雨淹
月江水夜溢潦被于田漭若巨陂余嘗開軒而望之
見其微風吹瀾瀾漫一白蒲菰之所以祭魚鴈之所
飛泳渺然有江湖之想焉意頗樂之乃題其扁曰春
水間延客飲其中容頓而歎曰嘻子宅此幾年矣嘗
見有是水乎湯之沸則昔秩之畦備之菘則
昔荒之麥也今吾農方運機木以引深抱積薪以
塞决子固目之矣然彼皆驚而馳子獨恬而嬉彼皆

子獨喜而哦何子之情遠人哉夫田不登則
或飢則民窮民窮則里弗靖里弗靖子能專有
之樂乎今柰何以目之適而忽身之厲哉余瞿然曰
有是子客退欲撤其扁既而思曰是足為吾規矣且
使凡欲樂於己忘人之憂者入吾軒者皆有以覽而
自警焉豈不可哉遂書客之言于壁以為記

白田耕舍記

白田在吳淞之濱距郭三十餘里吳淞由具區之水
東流而為川去海不遠潮汐之所通焉其旁名田數
十萬頃悉賴以灌惟白田最下嘗為水所冒歲不得

藝人曰以是名之父老患焉相率築堤以防其外畚
土以培其中為勤累年而免於水今乃遂成腴沃與
他田比耕者資其所出咸自致股足焉可至恭氏居
田之左嘗闢一室前臨平疇然列於日課僅奴以
耕休則偃息於其中曰名曰白田耕者余居江上與
其室甚適至恭曰造余固請為之詎焉余惟至恭欲
知耕之說則將求老農而學焉天與余位於余哉吾知
所以記之美蓋嘗觀于是田始為滿清之波今則禾
黍之所生焉始為鳧鴈魚鼈之所遊集今則耕者之
來雜出於其上焉豈地有變哉人力致然也嗟夫人

之於田能積用其力雖污澤可使為美壤至於其身
而不思所以變之豈愛其身不若於田乎故凡人欲
之汨於其心者能由禮以防之克善以培之使禮義
之根常發則學奇為智不肖者可為賢矣夫恭好學而
修固當有務於此豈徒服力畝畝為野人之事而已
耶朝往于田夕歸于斯室取聖賢之書而讀之求所以
自治之道至於有成則其所獲不止於有秋矣而
母曰無佃甫田維莠驕也